

日记九卷

第四十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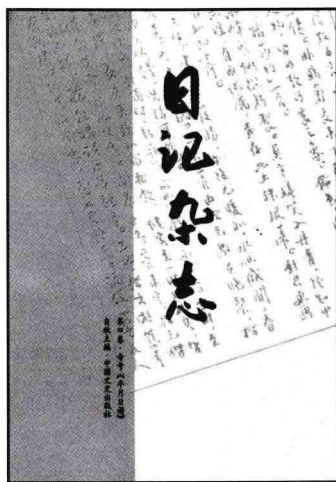
○主編／自牧

# 目 记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 
藏书章

# 志

第40卷



《日记杂志》第38卷·专号《半月日谱》

## 第40卷

主编：自牧 执行主编：于晓明

※ ※

日影书坊编印

普林达印务有限公司承印

---

开本：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字数 146 千字 5.5 印张

※

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---

责任编辑：静庐 淡庐

责任校对：淡庐 潜庐

---

RYSF-2006-06-01·Z·40 工本价：12.00 元  
(内部交流)

## 全国第三届民办读书报刊讨论会

### 参加人员名单

丁杨、马乙亚、于晓明、牛汉、韦力、韦泱、文洁若、王凡、王洪、王世家、王晋丽、王金魁、王晓建、王瑞智、止庵、尹逊莲、白文俊、冯传友、石英、石灵、石湾、自牧、朱正、纪志平、孙帅、孙红、孙桂升、刘沙、刘宗武、刘若琴、刘桂苓、刘福春、阿滢、严欣久、何放、杨栋、杨永青、杨莹莹、汪应泽、李传新、陈子善、陈开第、陈克希、张永和、张守仁、张巧华、张阿泉、张京生、吴兴文、吴道弘、金侗、罗少强、周兴、胡亚彬、姜德明、姜晓铭、赵洛、赵蘅、赵龙江、赵国忠、赵国培、胡同、袁鹰、桑农、贾俊学、秦杰、涂志刚、徐伟、徐雁、徐涤、徐学鹏、萧金鉴、绿茶、黄成勇、鹿耀世、康健、梅娘、梅寒宜、龚晏冲、韩三洲、董宁文、程宸、曾小丹、谢大光、谢其章、舒晋瑜、雷诚、靳飞、靳邦杰、蔡玉洗、谭宗远、戴建华

时间：2005年10月14日—16日

地点：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

# 目 录

## 日志琐谈

- 康有为、梁启超出国日记漫谈…………… 陈左高( 1 )  
浦江清教授日记品札 …………… 吴海发( 8 )  
日记旧著谈片 …………… 韦 决( 12 )  
“日记九种”琐谈 …………… 林乃忠( 15 )  
季羨林和他的《清华园日记》…………… 张昌华( 20 )

## 日记人物

- 齐鲁三士 …………… 马旷源( 25 )  
寇广生:三张“王牌”走四方…………… 邢玉樱( 34 )  
谷林先生与日记 …………… 康 健( 40 )  
屠岸:日记是我人生的净友…………… 燕 郊( 42 )

## 春节日历

- 朝阳日影 …………… 谭宗远( 47 )  
孝感日注 …………… 李先志( 52 )  
坐忘斋日谱 …………… 孙方之( 72 )  
燕京琐记 …………… 赵龙江( 76 )

## 日注广场

- 杭嘉湖纪行 ..... 来新夏(80)  
尧山壁日记选抄 ..... 尧山壁(86)  
乙酉金秋雅聚皇城根四日记 ..... 虎 闯(88)  
日记三则 ..... 顾建新(94)  
诗友相会三日记 ..... 葛筱强(96)  
西藏除夕一日记 ..... 王永东(100)  
贩书日拾 ..... 姚一鸣(102)  
病房日记 ..... 皇甫东玉(105)

## 连载·选萃

- 中国日记史略(27) ..... 陈左高(119)  
漱堂日录(7) ..... 自 牧(129)  
壬午日记摘抄 ..... 于铸梁(154)  
丁宁一日记 ..... 丁 宁(160)

## 疏篱日影

- 我的日记之缘 ..... 童 光(163)  
日记词语试解:记·录·志·疏·闻等别称 ..... 元 元(165)  
日记撷趣:网络日记·家教日记·泄密日记 ..... 种福元(168)  
关于日记的师友书札 ..... 黄 裳(51)  
日记书林折枝 ..... 百 味(101)  
  
跋 ..... 自 牧(171)

康有为、梁启超

出国日记漫谈

[上海]陈左高

## 一、康有为《欧洲十一国游记》

戊戌政变以后，康、梁俱出国外，撰有以游记为名之日记。

南海日记，颜名《欧洲十一国游记》，经编定者，有意、瑞士、奥地利、法、匈、德、丹麦、瑞典、比利时、荷兰、英国等十一国所记，惟印行不全。康氏弟子蒋贵麟辑印《康南海先生游记汇编》，纂补较全，足资循览。据其《导言》所叙，知康自出亡后，漫游十六载，足涉卅一国。

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）十一月，南海赴印度，撰《印度游记》。作者自言中国人熟习印度文化。

而游印度者，继“自秦景、法显、三藏、惠云而后千年；至吾为第五人矣”。综览访印所记，一是有关与印度上层人士之接触。此行随往者为次女康同璧，以其通英文可任译事。如：“八日。十时与女同璧妾婉络访印王。深入印人内地，巷隘几难容大车，又污秽，乃下车步行。入高楼，皆四五层，红石为之，阶皆分二楼，皆周石。至第四重，见王席地无几，铺以地毯，中设一大几，如中土大炕桌者，则王坐也。从官令吾坐毯上，吾不肯。王知吾意，令觅三几来与对坐。赠吾油点心一簋，银香盒一具，吾答之以绣扇，越日又使

其弟索吾影像。”

二是有关印度华侨生活之一角，自述赴华人街，参加讲演，夷考清初杨大昭到印度后之影响，是印度华侨史光辉之一页，看来在于激发华侨之爱国热忱。记云：“是夕到支那街天后庙演说，吾国人之来印者，自香山杨大昭始，在乾隆时矣。杨以贩茶失利，乃以其茶尽送英印度公司总办，总办厚待之。时新得印度，荒地无垠。当与同车游海滨，问杨所欲，杨指眼前地，总办恣其所欲得，听杨跨马一周，尽马所至地以与杨。盖周五十里，地名唐园，今其土地祠，即祠杨者也。”

三如详写印度华侨之分布网及其人数，以及从事商业之分类，支那街华侨保存之中土习俗。记曰：“广州人皆聚居支那街，百货具备，无一非中国用物。其岁时宴会，红帽长衣，鼓乐爆竹，俨如内地，几若忘在外城者。”

光绪三十年(1904)五月，游意大利，著《意大利游记》。南海在奈波里城，目睹居民“褴褛之

情，颠流之状”，爰有欧洲并非想像中人皆富有之叹，曰“来游欧洲者，想其地皆琼楼玉宇”，“岂知其垢秽不治，许盗遍野若此哉！”

南海观察罗马宫室殿庙及博物院之宏伟，用比较法，将当地建筑艺术、绘画艺术，与中国作比较，论列其特色。其所见罗马大教堂一百数十所，“皆宏丽崇严”，便联想到晚唐诗人杜牧“南朝四百八十寺，多少楼台烟雨中”之句，两相比较，何尝逊色！南海参观罗马古建筑以后，身处清末，政治腐败，深叹中国保存古物不及罗马，愧对列祖列宗。还应引以自豪者，远在三千年前，中国已能采用“在木架中筑土为墙”，掌握先进技术，确比罗马为早。

康氏除大量笔触意大利建筑艺术外，还记述了意国之绘画艺术。如意大利第一画家拉斐尔，于四百年前，创绘油画，南海游意时遍见之，“凡数千百幅，生气远出，神妙逼真”。南海兼以拉斐尔与我国文征明作比，曰：“拉生于西历一千五百八十年也。基多利

尼、拉斐尔，与明之文征明、董其昌同时，皆为变画大家。但基、拉则变为油画，加以精深华妙。文、董则变为意笔，以清微淡远胜，而宋元写真之画反失。”作者进一步谓以画论，曾见阿拉伯、土耳其、波斯、印度之画，均“不能比吾宋元名家”，“在四五百年前，吾中国几占第一位矣”。又认为意大利艺术之所以发达，实源于政府之尊崇，如画师拉斐尔与意国王棺并列，堪见“意人之尊艺术亦至矣，宜其画学之冠大地也”。

此外，有关中意文化之比较者，如意大利人物铁画与中国花卉铁画，意大利数千年石刻像略近武梁初画相，罗马与中国汉代文明之比较，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之比较，康氏行文无异是启比较学之嚆矢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七月，南海抵法，撰《法兰西游记》，在其笔下，率先对巴黎之评论，以为远不及柏林之广洁，纽约之瑰丽，当时巴黎之马车电车，街道之设施，几与上海“泥城桥至愚园西园等

处，颇相仿佛，但逊其阔大耳”。全书濡墨较多者，为名胜古迹、历史人物、民情风俗、创始沿革等。康南海所叙重点之一，在于载述举世闻名之历史建筑，如用一千六百字，描绘巴黎铁塔为天下之大观，且以中国著名古塔、亚洲及欧美名塔作比，从而得出铁塔冠绝宇内之结论。非有渊博知识、精湛见地不克臻此。略如：“天下之大观伟制，莫若巴黎之铁塔矣，当首登之以望巴黎焉。……吾少从先祖述之公登五层楼，于连州登画不如楼。昔游江南登雨花台，游扬州吾登琼花楼蕃厘观，游西湖先登吴山，游武昌吾登望江门巡城而至黄鹤楼，游桂林吾登独秀山，所至各国皆是，以吾所登之塔，若吾粤梁时之花塔，镇江金山之雷锋塔，北京则西苑内之白塔，城外之天宁寺塔，西山之碧云寺后魏氏白塔，而手扞西湖之净慈塔，多数千百年古物。若游日本江户，登其浅草之凌云塔，至缅甸登其王宫之木塔，游锡兰登其古寺之千年旧塔，游印度所登塔

尤多，而舍卫城中鹭岭顶之塔，及佛祇树给孤独园前七百年之回王所筑塔，而加拉吉打公园中之英人纪功塔，尤高峻矣。欧美高塔尤伙，其在德则议院前之纪功塔，若瑞典之思间慎公园顶塔，英水晶宫之塔，若美则华盛顿之方塔，波士顿之纪功塔，若是者皆宏工巨构，四十余层，高数百尺，并有名于宇内。若印度之阿育在王筑八万四千塔。吾手扞其数塔焉，而宏观大起，杰构千尺，未有若巴黎铁塔之博大恢奇者。盖有意作奇，冠绝宇内，真可谓观止而蔑以加者也。”

南海重点叙写之二，游歆风味博物院，见所藏中国内府珍藏图器珍物，而玉玺尤多，有如太上皇帝归政玉印、乾隆御笔白玉方玺、保合太和碧玉玺、听平观察碧玉玺（此批复刑部奏疏之玺）等大量国宝。触目心伤，不禁慨叹咸丰庚申（1860）英法联军侵占圆明园之后，大肆掠夺，致流落珍宝于此。又不禁联想、回忆圆明园劫后尚存一些精巧建筑，称“记十年

前仅能游其一角，有白石楼一座三层，玲珑门户，刻划花卉，并是欧式，盖圣祖所创，当时南怀仁、汤若望之流所日侍处也”。

光绪三十二年（1906）十一月，自瑞典行，再至德国，写《柏林再游记》。作者曾九至柏林，频贯穿其数十都邑，赞美德国从三四十年之小国杂乱，百政不修，而今武备、政治、文学、医术、工艺、商务乃至音乐，均居世界第一，进步之速，要归功强固治权。此记笔触再度游博物院，见有不少康熙间内府珍宝，俱因联军侵华时劫掠流落至此者，伤心极目，濡笔记之曰：“吾国物有四大玉瓶刻钟鼎，皆康熙年物，有御制西番莲诗玉册，乾隆玉茶碗三，有八寸绿松石屏，画刻曾之碧露犀三寸许，有乾隆丁巳御题玉册，皆内府难睹之珍品，伤心哉何以此！”

莱茵河名驰全球之欧洲大河之一，南海洋记循河西行，弥望一路风光旖旎，宛如长幅画卷，在此不再赘引。

其他短篇日记，尚有：一、光

绪三十四年戊申(1908)六月底,由罗马尼亚抵土耳其,颜日记名曰《突厥日记》,略志其地理位置、法律、官制、民情风俗、货币物产等。二、此前往游塞耳维亚(南斯拉夫最大之成员共和国)、保加利亚,均有所记。三、同年七月,以“希腊为欧洲文明之祖”,遂访游希腊雅典,日记载述希腊戏场遗址规模之宏伟,文石大戏场“层高一百三十五级,可坐四万八千人”,惊叹两千年前竟有如此宏伟之建筑,能以简赅之笔,曲达妙处之所在。

## 二、梁启超《新大陆游记》

梁启超(1873-1929)《新大陆游记》是光绪二十九年癸卯(1903)访美日记。起正月廿三,止九月廿四。综观内容,有如下述:

一是记述旅美人物。是年四月梁任公由纽约至哈佛,深感欣慰者是与我国外交家容闳相遇,造谒旅次,倾聆宏论,为之折服,曰:“时容纯甫先生闳隐居此市,余至后一入旅馆,即往谒焉。先

生今年七十六,而矍铄犹昔,舍忧国外,无他思想、无他事业也。余造谒两时许,先生所以教督之劝勉之者良厚,策国家之将来,示党论之方针,条理秩然,使人钦佩。翌日乡人请余演说,容先生亦至。”

时南海之女康同璧,与梁启勋(任公之弟)均留学于美,同璧则肄业于哈佛大学。任公由容闳导游该校,复于七月初八,在西雅图(记作舍路)遇见二人,欣然记之曰:“至舍路。康同璧女士与家弟启勋同来美游学,适至此市,相见甚欢。”

二是笔涉华侨史料。除先记总的华人分布网及人数外,梁任公就所至二十多城市,知旅美华侨约十二万人。重点记述了当时在美华侨分布各地之具体人数,其中以旧金山三万、纽约八千、波士顿四千、芝加哥西雅图各三千为较多。又列表分述从事工业商业杂务等人数。工业以洗衣业(约四万人)、渔业(约万余人)为最多;商业以开杂货店(共六千多

人)者居多,次为开饮食店者约五千余人。类似云云,堪资美国华侨史研究者所参考。

任公考察所得,“华人团体最多者,度未有过于旧金山”。曾分类列表说明,略知华人会馆有三邑、冈州、宁阳、合和、肇庆、恩开、阳和、人和等八大会馆。公共慈善团体,则有东华医院、卫良会。商家团体,则有昭一公所,客商会馆。族制团体有颖川堂(姓别:陈)等廿四团体。他若联族团体九,秘密团体廿六,文明团体五(如保皇会、学生会等)。凡此资料,确是研究清末华侨史、团体史者所不容忽视。

三是重点记叙海外中国维新会之起源、选举法、组织形式及分布网等,是有关海外中国政党史资料。任公称“华人爱国心颇重,海外中国维新会实起点于是。自己亥年(1899)此会设立起来,至今蒸蒸日上,温哥华入会者十而六七,域多利(维多利亚)则殆过半,纽威士绵士打(即新韦斯特明斯特)几无一人不入会者”。美国

各地多有中国维新会之设,其一即最早设立之波士顿分会,任公至其地,即偕留学生徐建侯,“为中国国旗演说,及波士顿历史之演说,听者颇感动”。

此外,凡事涉旅美华人动态,均漫笔纂录。据日记,留美学生大都胸怀祖国,刻苦攻读,称“美国游学界,大率刻苦沉实,孜孜务学,无虚嚣气,而爱国大义,日相切磋,良学风也。前北洋大学堂诸君现皆已卒业,得学位,尚皆留校研究。游学会者,北洋大学堂留学诸君所发起也,现徐君建侯为会长,谭天池、王建祖两君即该会所供养”云。

特别是应该注意者,是梁任公于一九〇三年游美期间,还曾和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相晤于白宫。罗斯福以生平未见康有为引为憾事。五月十七日记云:“访大统领卢斯福于白宫。时卢氏巡行国内初归,坐客阗溢。导余别室,会晤约两刻。无甚深谈,惟言常接我会电报,且见章程,深佩其宗旨及其热忱。”“又言,深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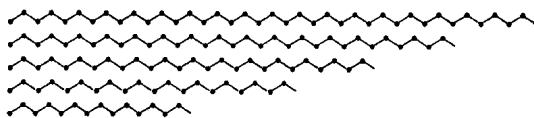
未得见康南海为憾事，嘱余代致意。且嘱有欲陈之言，悉告海氏（按：即外务大臣约翰海），与彼无异云。”

其时还与纽约社会党人哈利逊氏相晤谈，接触到美国社会主义运动。略见四月廿九日日记。称“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。余在美洲，社会党员来谒者凡四次，一在域多利，一在纽约，一在气连拿（按：即赫勒拿），一在碧架雪地。其来意皆甚殷殷，大率相劝以中国若行改革，必须从社会主义着手云云”。

作者所记，时在戊戌政变后之第五年，对社会主义缺乏认识，故有“不达于中国之内情”的错误看法。另一方面，梁任公在一定程度上，也受到社会主义的一点影响。所以又说：“若近来所谓国家社会主义者，其思想日趋于健全，中国可采用者甚多。”“吾所见社会主义党员，其热诚苦心，真令人起敬者。墨子所谓强聒不舍，庶乎近之矣。”

任公记及哈利逊阅读马克思之著书，崇拜之，信奉之。哈氏亦为言举世社会党人人数之多，及其迅猛发展之趋势，梁亦为之首肯，记云：“哈利逊为余言，现在全地球社会党之投票权，合各国计之，已共有九百余万。而近一二年来，其党员以几何级数增加，不及十年，将为全地球政治界第一大势力云。此其言虽不无太过，然其盛大之情况，固在意计中也。近来国际社会党最发达，此亦人类统一之一徵兆。哈氏言日本入党者已有九百余人，而中国尚无一。以余所闻，在美洲有余君表进者，社会主义党员之一人也，余君亲为余言之，特未能为该党有所尽力耳。想曾入其党者，尚不止此数，哈氏或未确知耳。”

梁氏此记系最早向中国介绍马克思著作之一。日记最大特色是写景文字绝少，凡在海外见闻各种政治、军事、文化情况，往往联系本国情势作比较，就文字言，兼记叙议论之长。



## 浦江清教授日记品札

[无锡]吴海发

一九八七年六月,北京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两本日记,一本萨空了先生的《香港沦陷日记》,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起到逃出香港,历时四十九天,记香港文化人的仓惶很详细;一本即浦江清教授的《清华园日记·西行日记》。现在谈的即是浦氏日记。

我赴上海,总要到书店看看。一九九二年五月,我因为编纂了《汉语大词典》数十万言,数百条字头、词目,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却企图不给我稿酬不给我署名权。我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正在与汉语大辞典编纂处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进行诉讼。尽管繁难苦闷压迫我的

心,但书不能不买。我曾在浦氏日记扉页上写了这样一段话:

这本书在上海南京东路新华书店购得。每次去上海,别的店能不去就不去,书店是非去拜访不可。浦江清的名字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便知道。冯至写《杜甫传》,在《新观察》(傅安平萨空了主编)杂志连载,之后出版《杜甫诗选》,选者冯至教授,注者就有浦江清。

浦江清著作是不多的,由于《杜甫诗选》的出版,浦的名字也不胫而走,广为人知。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的《清华园日记·西行日记》,很吸引我,因为他一九五七年病逝前,先后是清华大学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,著作不多,能坐上系主任宝座,他有多大能耐,多

大学问,我不了解,但又想了解,所以见书就买了下来。

浦氏日记原稿就是断断续续的三联版的日记又是浦氏日记的选本,选者是浦江清抗战胜利后清华大学的同仁、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。浦氏日记凡三部分,第一部分为《清华园日记》(上),包括抗战前的一九二八年、一九二九年、一九三〇年、一九三一年、一九三二年、一九三六年这六年的日记。第二部分为《西行日记》,包括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这两年的日记。第三部分为《清华园日记》(下),是抗战胜利后一九四八年、一九四九年两年的日记。未选的日记,据吕叔湘说,一是执笔草草,不足选取;二是牵涉人事的品评褒贬,多为活着的人,不宜公开。

浦江清是一九〇四年出生的,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中文系,得老师吴宓的推荐(吴宓曾经在东南大学任教),浦江清于一九二六年起成为清华研究院陈寅恪先生的助手。《清华园日记》(上)写

他活跃于清华大学的青春形象。

这本日记从一九二八年元旦记起,断断续续。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记着,吴宓先生曾有一段话曰:择妻并须择丈人,倘得泰山如稻翁者(即钱稻孙教授),亦可以无憾矣。“奈余家寒素,而钱则公使门第,未便高攀耳。”这是浦江清烙在心灵深处的话,话虽自称寒素,似有无奈之情,行动上他却努力实践之。他与钱家小姐贞芳暗中通好,其牵线人是朱佩弦(自清),浦氏请贞芳吃饭,朱自清也应邀作陪。浦氏雇车去燕京大学女生宿舍接驾贞芳与宴,表示待客热情诚恳耳。这是朱自清为浦氏出的金点子。认识两年后,浦氏对贞芳的“画中美人”印象由“其人不免薄于情耳”所代之,钱贞芳已另有新欢(与一德国归来的人好上了),浦氏自责“用情太痴耳”。经此教训,上海松江县寒素之家出身的浦氏面对现实,老老实实于家乡与张氏结缡。日记无所不记,青春时代的日记,凡保存下来的,都有这类婚恋活泼风

趣而又风波跌宕的记录,可以让人看见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情与人生履痕,很有阅读的卖点。

我感兴趣的则是,浦氏在抗战胜利前后,由昆明返回北平及其解放前后清华园教授名流的生态与行踪。浦氏从加入清华园之后,即与名流多所往来,钱穆、许维通、钱稻孙、闻一多、朱自清、冯友兰、吴宓、赵万里、罗常培、余冠英、陈岱孙、李广田、陈省身,以及燕京大学郭绍虞、贺昌群、向达等都是他可以谈心的朋友。日记中如果没有这些名流的大名,其文史价值难免要降低。抗战时期的一九四一年是战时最困难时期,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有陈梦家、朱自清、闻一多等教授,有何善周、范宁等研究生。“中午,七八个人的饭食,仅吃一炒萝卜,一豆豉,外一汤而已,每月包饭费四百元。”(猪肉一斤六十元,见1941年11月23日日记)。抗战生活真正锻炼了这些知识分子的骨气,明晃晃,响当当,令人钦佩!

我在研究二十世纪中国诗词

史期间,谈到在北平城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条件前后,陈寅恪跟随胡适匆匆离平南下,其思想深处作何动荡,我作了具体分析。浦氏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日记记陈寅恪的思想是这样写的:

陈先生说,此刻时局很危。他虽然双目失明,如果有机会,他愿意即刻离开。他不反对共产主义,但他又赞成俄国式共产主义。我告诉他,都是中国人,中国共产党人未必就是俄国共产党人。他认为我的看法是幻想。

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九日日记上写着陈寅恪走出北平的细节:

胡适飞京(指南京)在南苑机场未失之时。据云傅作义不愿其离开,虽当面给予一手谕,准可出城,及胡走后,又以电话告知守城,告以今日戒严,虽有我手谕,亦不准放行。因此胡氏在城门口被留有四个小时之久,胡适告人云,我并不飞走,乃是送陈寅恪先生南行云云。后来又办交涉,方始出了城门。

这里引述的两则日记,告诉人们陈寅恪离开北平是他本人的

不理解时局。但是他的去意已决,除了他本人的“反对俄国式共产主义”之外,胡适、陈雪萍、傅斯年等人的鼎力相助也是一个重大因素(一个双目失明的人,举步维艰,是可以想像的)。浦氏日记的记录与陈寅恪诗作中反映的思想是大致相同的,只是诗句构造的特殊表述方式略有不同而已。陈寅恪走到广州之后留在了中山大学,五十年代昆明潮屡送秋波,请他北上晋京任职,他没有同意,其原因,有多种说法,我从陈寅恪诗作中找到他本人一再表达的真实思想,这是与众不同的一说。许多研究陈寅恪思想的学者似乎还没有在意。今读浦氏日记,我又旧事重提了。

浦氏日记是个选本,浦江清的女儿请吕叔湘选的,一件事的来龙去脉往往被选断缺失,很难了解全貌,这是日记选本最让人头痛的事儿。

我在浦氏日记中还发现他的阅读杂乱,但他的学术研究却很少在日记中记录,不知他读的学

术书目。他说清华园中有教授五位半(陈寅恪、许维通、陈梦家、余冠英、李广田),其中半个就是浦江清自己。浦江清在清华园国学研究院工作过,得陈寅恪、王国维等长于考据的先生濡染,他也做得考据,他的《八仙考》、《花蕊夫人宫词考记》是他的成名作,亦是他晋升教授的申报材料中的重要凭证。

我在浦氏日记扉页上还写了这样一段话,即:

浦江清先生虽为文学教授,日记写得平实,但欠缺斐然文采,也谈不上活泼飞动。

最后,我附带说明如下:浦江清对无锡知名学者钱宾四(穆)记有多次也很佩服,如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九日日记中写道:

下午到(北平)马大人胡同,访钱宾四。宾四谈康有为伪造文章事,甚有趣。其《近三百年学术史》不久即脱稿矣。

这可为钱穆传记增加一段趣话,为此录下。

~~~~~